



# 宋元墓葬中榜题、题记研究



赵 冉

(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摘 要:** 宋元时期墓壁上的题刻文字,称之为榜题和题记。它们是研究当时丧葬观念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文字资料,是现今所见到的最原始的宋元民间书写形式。榜题与图像相配,用于解释图像、指示图像内容;题记涉及纪年、地理、家族、历史史实等,富含大量的社会历史信息,堪补史籍之不足。

**关键词:** 宋元,墓葬,榜题,题记

**Abstrac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engraved on the tomb wall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Yuan Dynasty are called Announcement Topic or Prefatory Remarks. As the most original folk written form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s yet, they are valuable text data for the study on funeral ideas and social life of that period. The Announcement Topic list generally matched pictures and explained them. For including larg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involved annals, geography, clans and historical facts etc, The Prefatory Remarks can be used as complementary proofs of historical records.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Yuan Dynasty, The Tomb, Announcement Topic, Prefatory Remarks

宋辽金元是中国壁画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墓室壁画、砖雕相结合达到非凡的艺术高度。壁画、砖雕间隙多写有或刻有文字,学者称之为题记、题榜或榜题。它们与汉画像石中的榜题、题记相同,都是记录墓葬信息重要载体。对于后者已有学者进行过研究,而对宋元时期墓室内榜题和题记的专门研究还较少,有一些问题需要进行分析 and 探讨。

## 一、宋辽金元墓室榜题、题记的发现情况

此期榜题、题记与仿木结构砖室墓的分布情况基本一致,土坑墓、石槨墓中基本不见有榜题和题记。从时空范围来说,北宋时期榜题、题记主要见于壁画墓最为发达的河南地区,辽代则以内蒙地区为多,此地同样是壁画砖雕墓盛行地区之一。金代山西地区墓葬的砖雕壁画中写有大量的榜题、题记,内容丰富为宋、辽所未见,其他地区也有零散分布。入元后,榜题和题记相对减少,但仍以山西地区为集中,为金代传统之余绪。南方除四川、重庆外的此期墓葬中基本不见写有题记榜题者,这与南方壁画或砖雕墓相对较少有关。

写有题记之墓多无墓志,与仿木结构砖室墓适用的社会阶层有一定关系。虽然宋辽时期平民有的开始使用墓志,但毕竟占少数,墓志还是多发现于品官和贵族墓葬中。北宋中期以后,品官墓葬中的装饰骤减,不再使用仿木结构砖雕,而平民墓葬开始使用此类墓葬,且装饰渐趋繁复。随之而来的是,通常多与壁画砖雕伴生的榜题、题记也多出现在装饰较多的平民墓葬中。这种情况在辽、金、元也同样存在,但金元时也有有的墓内墓志与榜题、题记同出。

## 二、榜题的形式与内容

榜题和题记有所不同,榜题一般与图像相配,为图像的补充或解释,有框或无框。汉画像石中的榜题字数较少,一般为两三字,宋元墓室题榜则多少不一,长则有几十字之多。而有的图像配以诗文,图文相彰,字数多至数十,为前代所未见,这类也属于题榜。题榜为理解图像内容提供了依据,是解读图像并进行阐释的钥匙。

榜题一般位于壁画、砖雕的上方,亦有位于其他位置的。可以分为四类:



荥阳司村宋代壁画墓北壁

1. 二十四孝。二十四孝图是自汉画像石以来的传统,并且在此时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有着稳定的图像构成要素和组合方式。同时,二十四孝图是宋元墓室壁画最为常见的一类题材,为当时孝行观念的集中体现。其题榜有简单者只书人物姓名,如山西长子县石哲金代壁画墓只墨书“丁兰”、“元觉”等,复杂者一般为“××行孝”,如荥阳司村宋代壁画墓,人物上方书有“曾参行孝”、“董永行孝”、“王祥行孝”等榜题,也有书“行孝××”者,如河南新密市平陌宋代壁画墓。

2. 墓主及其亲属。壁画中一般描绘有墓主、墓主亲人或侍者仆从的形象,有的在其上加榜题,标注其名。如山西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墓西南壁绘二侍者,男子上方书“马政”,女子上方书“八旦”,西北壁绘二人出行,男子上书“牛哥”,女子上方书“大喜子”,北壁仅存半个人头像,榜题“韩郎”,东北子二侍者,男子上方书“望奴”,女子上方书“福奴”。从名称和位置看,这都是墓主原来的仆役。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 M1 东壁和西壁中部均绘开芳宴图。东壁端坐老者榜书“朱俊”,对坐老妇榜书“少氏”,站立青年榜书“男朱政”,少妇榜书“高氏”。西壁端坐男子上书“朱孜”,对坐妇人一书“高氏”,高氏近处



山西甘泉金代壁画墓 M1 东壁

为“刘氏”,朱孜后站立一青年男子,榜题“男喜郎”,两妇人后站立一青年女子,榜题“郭氏”。朱俊、朱孜、喜郎为祖孙三代,其关系可以明确。同时每幅壁画均有纪年题记,为明昌四年,南壁墓门左侧书“明昌四年十一月初一日砖匠

工毕/砖匠张饶/妆画王信 出钱人朱孜”,可见该墓为朱孜所建,其时朱孜尚在世。同样, M3 开芳宴图端坐老者左侧墨书“父亲张忠五十八岁化/□张伦殡三合”,也可见墓主之名讳。

3. 人物故事。严格说二十四孝也应属人物故事,但因其已成为一种固定格式,广泛流传,所以单独列出,以方便研究。描绘人物故事的壁画砖雕不多见,现发现的几组图像叙述的内容基本上是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或生活经历中某些事件。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辽墓 M3 东壁绘一长者与少年,长者头上方墨书“此是刘三取钱”,少年上方墨书“为□□□送伍佰”。图像人物矮小,与同画面中的出行图差异较大,所绘何事现已不可知。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是这一时期壁画艺术水准较高者。M1 石房内壁西壁为高逸图,左下方人物头顶榜题“刘楚”,东壁画面局部漫漶,左上部框书“降真图”,图中绘五人,皆标榜题,所绘为汉武帝谒见西王母的情景。M2 石房南壁绘“寄锦图”,左上角黄地竖框内书诗词一首:“□□征辽岁月深,苏娘憔悴□难任;丁宁织寄迴[文][锦],表妄平生缝缕心。”北壁绘“颂经图”,右上角竖框内亦题诗一首:“雪衣丹觜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探。本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已有学者考证“寄锦图”应该反映织锦迴文图组画“遣使图”中的内容,“颂经图”乃是描绘杨贵妃与她的宠禽“雪衣娘”的故事,宜称作“杨贵妃教鹦鹉图”。

4. 标识器物。如白沙宋墓一号墓甬道西壁画一人怀抱梅瓶,头上系巾,巾上系一卷,卷上书“画上崔大郎酒”,梅瓶所盛应当是“崔大郎酒”。金代虞寅墓一壁中间绘有一箱,上书“金银钺××”,后两字不识,当是标明盖箱是何物<sup>①</sup>。另外还有在器物上书文字者,如山西大同金代徐龟墓西壁绘两个腹身各贴一白色签条的梅瓶,左侧瓶签条上写有“瓊

□”，右侧瓶签条上为“金□”<sup>12</sup>，河北宣化 M1 张世卿墓后室南壁绘梅瓶口部酒封上钐红色“张记”方形印<sup>13</sup>，这些都是实物的真实写照，并非另外标注。

### 三、题记的内容和形式

题记与图像无关，多是记录墓葬建造情况、墓主信息或为颂祝巫卜之语等。题记的信息量十分丰富，包含纪年、地理、家族谱系、宗教信仰、历史事件等诸多内容。它既是确定墓葬年代的工具，也是还原当时生活的一种民间记录。它在文人书写的传统之外为我们留下了极为难得的民间语言形式和书写模式，是宋元时期仅存不多的原始文字材料。

题记的位置比较随意，墓门、墓道、甬道、墓壁上均见有发现。有的还在绘出的屏风、牌位或匾额上题写。

题记内容较长且丰富，所含信息不能简单划分，但粗略可以分为这样几类或几部分：

1. 记工铭。内容包括纪年、工匠、墓主、祭祀者，涉及建造墓葬的建造者、时间、经过等。这几方面不一定全备，但一般多有纪年，其它三者不一而足，长篇题记则基本包括这几部分。纯粹纪年者不多，多为工程始终时间，如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甬道券顶东侧有两行墨书题记：“至正拾柒年正月十九日起土”廿八日归第式月初三□盖入”<sup>14</sup>，还可见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 M4 南壁朱书题记“大定廿九年十一月 / 初七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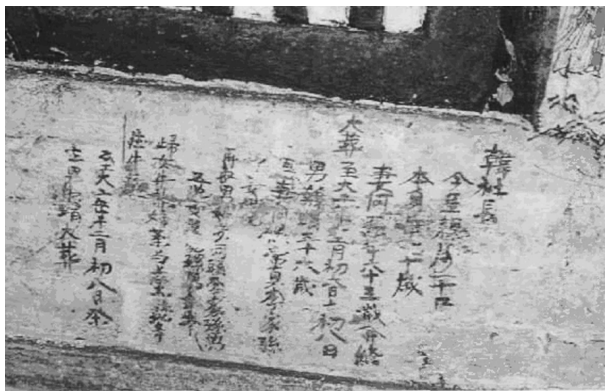
稍复杂者格套为“某年某月某日葬某人或某年某月某日匠某”。山西壶关下好宋墓北壁右部窗边墨书：“宣和五年三月十八日了宋即礼元典公亡人公主年登六岁。”<sup>15</sup>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 M1 石房内西壁左上角墨书：“天赞二年癸[未]岁]太少君次子勤德]年十四五月廿日亡]当年八月十一日于]此殯故记。”山西长子县石哲金代壁画墓东壁北侧直棹窗上有墨书题记：“正隆三年二月十六日了壁画匠崔琼程经”<sup>16</sup>。

祭祀者也常见于此类题记。山西大同卧虎湾辽代壁画墓南壁右边书“岢(时)大定贰拾肆年贰月成拾伍日歿后捌拾贰日□名择选葬□□吉地埋扶風馬令使藏记耳”三十七字，门右人像左侧墨书：“扶風馬令妻□□□□□微礼不恣成机□数淡礼不□□□□□□不甚创记之”<sup>17</sup>。山西长治安昌金墓南壁有墨书题记为“时明昌六年二月十六日砌画

工毕至十七日清明前日厚葬父母了当潞州潞城县安昌崔忠并男崔贤谨记”<sup>18</sup>。

有四者兼备者。焦作金邹瓊墓墓室北壁正中刻“大金承安四年六月二十有三日，天水郡秦氏谨修石墓一□，葬故夫范阳郡邹瓊功毕。刊石人董晖，同刊人段显”<sup>19</sup>。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北壁屏风上部绘一题板，顶端一横行自右至左为：“大朝国至元六年岁次己巳”。其余 4 列纵行从左到右分别为：“娘子李氏云线系河中府人”，“张按答不花系宣德州人”，“祭祀者长男闰童悉妇”，“二月清明日闭穴 躡个真”<sup>20</sup>。

2. 墓主生卒及子孙名次。此类题记类似于墓志，行文较长，时代亦较晚，可以看作是墓志的变形。河北元代涿州元代壁画墓东壁画中立屏，屏心墨书题记，内容为墓主人夫妇生平，文为：“时大元国涿州范阳人李氏字淑 / 敬伟仪 / 敕受承德郎大都路府判寿已致 / 仕私第东城□□妻南乡当陌村方 / 氏四子二女长男秉彝造此寿堂 / 次子秉温早世次秉直秉仁平峪 / 县□□ / 孙秉彝 / 弟兄等子 / 女一十二人也 / 至顺二年五月十五日造”<sup>21</sup>。同时，该墓也出土一件墓志，可与题记相对照。山西屯留康庄工业园元墓东壁左侧窗下方题记：“韩社长今呈亲属一十口本身年七十岁妻何强年六十三岁命终大葬至大二年□月初六日□初八日男韩渭三十六岁□妻□□□□李家孙女□□再□男□□河头李家孙男五□女□□孙男□□归女牛□妇荣为上党县北辛庄牛□至大二年十二月初八日祭正男韩瑁大葬”<sup>22</sup>。



山西屯留康庄工业园元墓东壁左侧窗下方题记

3. 颂祝、巫祝及祈福。山西兴县红峪村元墓墓室第 9 幅图画画面题记：“莹(莹)域皆然莫悬量]尽终孝子岂容常]但愿]尊公千岁后子孙]无不出贤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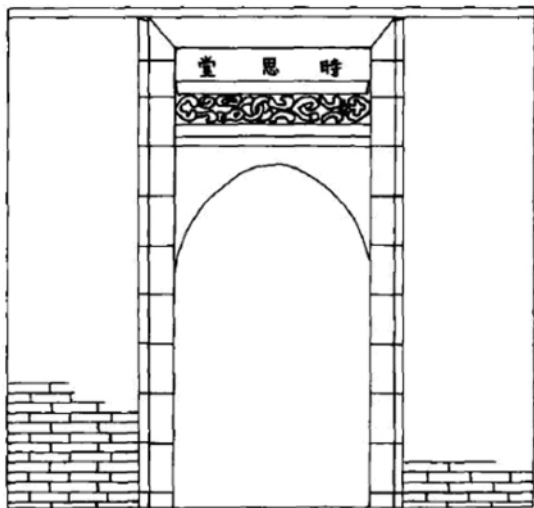


是期望后代子孙福泽绵延。河北元代涿州元代壁画墓西壁与东壁类似,屏中题记为颂扬墓主德行及祈福等语,为:“李秉彝述/父积行志父正蒙宾节生/却三拾余年严齐正五九月/又常怀济众之心爱成人美/事故秉葬知父百千年/后端居神道也后人若或/偶然见此寿堂祝死所毁/既不所毁感有吉应见/而存此实有吉应端不/可以□有凶/神人李秉彝谨书/□□□□”。题记中先是称颂墓主德行品状,后又告诫“偶见此寿堂”者不要毁坏墓室,否者有凶,是对盗墓者的诅咒。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北壁假门左侧墨书题记:“元本住屯留县宋村宋三命场」东至右基西□□山南至本村」鬼庙北至岭□劝人休毁坏」坏者必定身亡且记耳”<sup>②③</sup>,同样为诅咒之词,也可见当时盗墓之盛。

4. 诗文。山西侯马金墓 M31 北壁正中雕一板门板四两侧各有墨书,一侧为“青山只会今□”,一侧为“淶水何曾□事□”<sup>②④</sup>。山西孝义梁家庄元墓东壁,白底,中间墨构长方形框,内书五言诗一首:“鹤来松有客,云去石无衣,黄金浮世在,白发故人希”;西壁框内有诗曰:“终南山色里,独坐对天涯,有客问浮世,无言示□□”<sup>②⑤</sup>。陕西洛川土基镇北宋壁画墓前室墓门内壁两侧分别彩绘白鹤,右侧白鹤上方楷体墨书“长江风送客,孤馆雨留人”和“水旋中知□五城,试将□年□仍□,三寸截□□入腹,折将杨柳□红腮”<sup>②⑥</sup>。大同冯道真墓西壁“论道图”隐屏上书:“西邻乙□□,不□个老□,贫乐有余白,酒醪来延为行,客芟□□□,为收□□□。”<sup>②⑦</sup>

5. 吉祥语。济南市大官庄金墓西壁北起(院落)砖雕方亭内绘一龟趺圭形碑,上书“大吉”二字。

6. 阴宅之名或堂室之名。这是时人对墓室的称呼,置于墓门之上,多选用安乐吉祥的词语,以期墓主能在此安然享乐。北京市密云县元代早期壁画墓南壁墓门正上方绘匾额,匾上墨书“乐安之堂”四字<sup>②⑧</sup>。山西汾阳东龙观宋金墓地 M5 墓门仿木结构砖雕门楼居中有匾额一块,刻“王立之墓”<sup>②⑨</sup>。济南郎茂山路元代家族墓 M1 墓门门楣内正中自右向左刻“寿春堂”三字,左侧自上而下刻小字:“至元庚辰年九月吉日造”。M2 墓门门楣内刻“幽邃堂”三字<sup>③①</sup>。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券门上方砌有一排横向的雕砖,砖上雕有“时思堂”三字,西壁龕内立砖上雕有文字“西库”,东壁龕内立砖上雕有文字“东仓”<sup>③②</sup>。大同市西郊齿轮厂元代墓南壁墓门上方



河南尉氏张氏镇墓

墨书“明堂”二字<sup>③③</sup>。侯马 102 号金墓前室北壁门楼额板上自右而左用毛笔墨书“庆阴堂”三字<sup>③④</sup>。山西屯留元墓 M1 南壁墓门上部题“永安”,北壁假门上墨书“幽居”,左、右侧窗户上方分别题写“净幽轩”和“清风轩”。东壁门上方为“藏春”二字,左、右侧窗户上方分别题写“菊轩”和“松轩”。西壁假门上方为“德秀”二字,左、右侧窗户上方分别题写“通利轩”和“德正轩”。西壁龕内立砖上雕有文字“西库”,东壁龕内立砖上雕有文字“东仓”。

7. 祖先之位。山西文水北峪口元墓北壁为墓主人一男一女对坐正中有一方桌,上设“祖父之位”灵牌<sup>③⑤</sup>。

8. 神祇之位。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北壁龕内立砖似一尊供奉的牌位,砖上雕有文字“后土之神”。

9. 记事。此类题记多涉及当时史实包括政治军事事件、粮价、收成等,从时人百姓的角度对国之大事进行了记录,是题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南壁墓门右侧书“明昌元年二年三年三百钱一斗粟明昌四年初熟”,言明当时物价。侯马 102 号金墓前室北壁左侧角柱题曰:“上判交百姓忙种区田 每一亩要一千五百区 每区打约一升本家刷到物四百石 时明昌柒年捌月日入功 自年前十月内有至到六月十九日得雨米麦计价二百五十 到二十二日种下秋田 每亩收谷一石绿豆每亩一石枣约五分 又差官遍行刷物”。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东壁左部题记为:“乙卯岁」潞州屯兵十万差配甚多」杨上□(监)坐知州人名难过大」旱二年米一斤(千)麦八百粟五百」本村着铛锅三十一个赴

本州纳」。右部题记为：“乙卯岁」当播人□上皇少帝于」领此外有康王走在江南」幡(番)家到此南迴兵当年」正月廿四大金皇帝萌(崩)也」。西壁左部题记为：“砌造匠人李通家住沁州」铜堤县底水村人是」内为红巾盗贼惊移到此」砌到葬一所系大金国」女直(真)军国领兵收劫赵皇家」”。

10. 买地文书。买地文书一般不题于墙壁,但也有例外,如侯马 102 号金墓书于后室南壁上方,侯马金代董氏墓书于门额之上的牌匾内<sup>⑤</sup>。

这几部分并不是完全独立,有的墓葬中会包含多种形式的题记,有的题记包含两组或三组上述内容,共同构成一篇完整的篇章,如题记中称颂之词多与记工铭或墓主生卒相连等等。

#### 四、研究榜题与题记的意义

题记首先是作为确定纪年的工具而被重视。题记的书写时间的形式要较墓志和买地券灵活,有的只书年,有的则具体到日,有的还具体记录了墓葬营造时间过程。其中一些现象应该值得注意,如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有“至正十七年(1357 年)”和“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两则纪年题记,可能是二次合葬或预修阴宅。

此外,它们还为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尤其是作为仅见的宋元时期原始资料,可以证史料之实、补史料之阙。

1. 补证史实。由于金墓中题记最为繁多,内容最为丰富,因此学者的研究也基本上集中于此。侯马 102 号金墓砖柱刻文题记涉及金代曾推行过的区田法和当时的旱情、粮价,对区种法的一些具体规定和要求记载比较详细,弥补正史中的缺漏<sup>⑥</sup>。题记中称:“每一亩要一千五百区,每区打约一升”,接近于《齐民要术》所言“每区九寸见方,区间距离二尺,一亩地作一千零二十一七区”的中农夫区的划分<sup>⑦</sup>,而关于实施细则和官府要求的每区产量的记载不见于《金史》。墓主董海家当年“每亩收谷一石,绿豆每亩一石,枣五分”,较之规定的十五石的亩产量相差甚远。金代提倡区种法,可见是生硬照搬《齐民要术》等农书中的记载,没有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结果,在其施行后只有河东代州“比常岁颇登”,其他地区产量并无显著提高,达不到规定生产要求,更无法完成赋税,其实行一段时间“亦竟不能行”,也就废止了。

邓文宽先生在《〈金天会十三年乙卯岁(1135 年)历日〉疏证》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墓室西壁上部右侧关于历法的题记进行了考释,纠正了简报中的误读之处,对于以后释读题记中的纪年文字很有助益。

李浩楠先生就山西屯留宋村壁画墓题记的探讨涉及到金初的科配制度、粮价、历法、抗金义军和民众认同心理等问题,研究颇深入,此不复言<sup>⑧</sup>。

2. 了解当时民众的丧葬观念和宗教信仰。宋元墓室的营建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思想背景下进行的,它不可避免的带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烙印,榜题和题记所体现的观念正是其集中反映。宋代众多平民墓室的规模、装饰和随葬器物超出规制,仿木结构砖雕盛行,墓主子孙多以此彰显自己的孝行。二十四孝题材的壁画题材流行于此时,为当时最重要的壁画题材。而墓室题记也能体现造墓人的心态,如希望墓室“永固”,先人得安,或题写孝子贤孙姓名记其孝行以期墓主铭记而保佑子孙平安昌盛,“百事通泰,代代人安”,这些都与当时盛行的孝道观念分不开。

当时还流行通过预建墓室以彰显孝道。山西屯留康庄工业园元墓东壁右侧窗上方的拱眼壁内有一处墨书题为“元国河东南路潞州屯留县市泽村祖居人氏韩社长,名翌,字颖螂,现年六十七岁,无病保是□壬穴之祖父韩贇第四子□□。庚子年丁亥月辛酉日□□时戊寅胎禽神壁水瑜,年未终日,身胖强健,意欲砌墓。有男韩瑁等发孝顺之心,撰吉祥之穴,于庚穴上砌砌墓一所。翌亲诣视之,身心喜悦。如翌百年口化之后,勿问兆□,绥举诸直社人只愿男孙眷属□葬□墓,幸矣。是一生为人,孝□父母本敬弟兄生死轮回,古之常理□。坟周围地一顷,本家地二顷有余。自当年闰正月十九日撰穴破土,至二月十三日功毕。伏愿砌墓之后,儿孙年年进禄,家眷岁岁兴荣。孙男韩五儿孙女口儿孙女口儿。大德拾年二月口川韩公墓记”。根据左侧窗下题记,韩翌死于至大二年,年终七十岁。墓室建造于大德十年二月,其时韩翌“无病”、“身胖强健”,但意欲修建自己百年后的居所,其子韩瑁等发孝顺之心为韩翌营建了墓室,令韩翌“身心欢喜”。孝子贤孙在亲人尚在世时竭力营建墓穴,力图证明其重视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同时宋元也是一个信仰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儒

释道相互融合,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当时独特的精神世界。徐苹芳先生由考察“泗州大圣”造像而指出:“中国从唐末五代开始社会发生变化,到宋代则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宗教崇拜上进入了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时代。”<sup>③</sup>宋代思想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三教融合,河南新密市平陌宋代壁画墓西北壁壁画榜书“四洲大圣度翁婆”,同时该墓绘



蒲城洞耳村元墓北壁壁画及题记

有“二十四孝”和超度升仙等题材的图像,三教思想统一在一个空间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sup>④</sup>。这种三教合一的情况在墓葬内许多地方都得以体现,如当时流行的“三教会棋”题材的图像在墓室壁画中多有出现。

墓葬除了是瘞埋之所外,还是祭祀之所。山西稷山马村 M7 金墓出土《段楫预修墓记》言“修此穴以为后代子孙祭祀之所”,似言墓室可供子孙祭祀。祭祀不仅体现在四时墓祭上,还体现于在墓室内部营造永为祭祀的气氛。这种祭祀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墓内的布局、装饰都在极力模拟与还原丧葬场景<sup>⑤</sup>,如宋元墓室内多对称绘有备茶图和备酒图,由人物进奉或以成组的茶酒具代表,有着供奉、祭奠墓主的功能<sup>⑥</sup>。山西汾阳东龙观 M5 东北壁名为“茶酒位”,茶酒祭祀在当时的墓室壁画系统中由隐喻的图像进步为文字提示,并有着自己特殊的位置。这种对“位”的预留和占有说明“茶酒之祭”在当时应该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通过图像还原丧祭场景还是通过文字进一步明确和固定祭祀的进行空间,都说明茶酒之祭是贯穿于宋元时期的一种独特的祭祀观念,其中包含着祭祀者力图将阳世祭祀在阴宅永久化的努力。东龙观 M5 壁画虽未表现出茶酒祭器具体的空间关系,但表明当时“茶酒”之重要需要单独为其留出一定的空间位置,印证了茶酒祭祀的存在。

在这种模拟和还原中,最重要的一项对于祭祀之“位”的树立。仿木结构砖室墓“从早期的一桌二椅演变到晚期的墓主人夫妇对坐、并坐的场景,是墓中最重要的装饰,似乎是在墓中设置的墓主人夫妇的灵位”<sup>⑦</sup>。墓主人“位”除了这种含蓄隐晦的设置外,仿效逝者神位的“神主”的设立具有同样的



山西兴县红峪村元墓西壁

作用。

在宋元壁画墓中,墓主形象一般位于与墓门相对的一壁(亦有位于其他壁者),承担着祭祀对象的作用。蒲城元墓北壁对坐图上悬挂匾额上书墓主夫妇名讳、籍贯,与图像左右对应,“张按答”和“李氏”显然是这里唯一的祭祀对象。而文水北峪口元墓北壁墓主夫妇对坐图中间树一神主,题记“祖父之位”,墓主夫妇在这里既是奉侍对象又是相对于“祖父”的祭祀主体。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题记“祖父武玄圭”下左右为字体略小的“父武庆 母景氏”。“祖父”是在祭祀者埋葬父母的墓中成为祭祀的最重要主体,父母考妣在这里显然从当了陪祀的作用。这种设置可能是对当时灵堂或影堂的模仿,也有可能是此墓为孙辈瘞葬祖父而设。

3. 考察诗文的当时文本及流传状况。文字在书写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改变,以讹传讹的情况屡见不鲜。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现今为我们



知道的一些文字在当时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文字间的差异可能仅限在个别的字词的不同,也可能是由此而带来的内容意义上的改变。考古发现的民间文字资料逐渐增多,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民间书写与文人传统的不同以及文化传播的情况。

山西兴县红峪村元墓西壁墓主对坐后屏风上书:“瘦藤高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已独不在|人涯|西江月。”应源自马致远[越调·天净沙]《秋思》,现在所见版本为:“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两者略有差别,发掘者对此已有论述,不复言。

陕西洛川土基镇北宋壁画墓前室墓门内壁墨书“长江风送客,孤馆雨留人”,此句《东坡诗集注》言为贾岛所作<sup>④</sup>,还见于宋代磁州窑枕。此诗是否为贾岛诗还有待研究,但可知它在北宋就已流行。

山西侯马金大安四年(1212年)M31楹联曰:“青山只会今□,绿(绿)水何曾□事□”。此句最早见于成书于乾道七年(1171年)的《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为雪峰蕴闻辑录其师临济宗杨歧派高僧大慧宗杲(1107~1163)的语录,原句为:“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sup>⑤</sup>南宋末年的《名贤集》也曾收录,为:“青山只会明今古,绿水何曾洗是非。”<sup>⑥</sup>又见于元孔文卿的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第二折:“青山只会磨今古,绿水何曾洗是非。”<sup>⑦</sup>《大慧录》于乾道八年刊行,流传情况史书无载。但从侯马M31的情况来看,该书刊印之后四十年后应已流传到北方金地,其传播范围还是很广的。一般以为临济宗南移后,其在金地的发展渐趋式微。但事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临济宗黄龙、杨歧两派在金均有传人,临济高僧也往往入主皇家大寺,为当时颇受皇家和民间敬重的大德,临济一脉的简易、直指人心的传道方式也是当时禅宗主流之一,影响不容忽视<sup>⑧</sup>。宗杲身处南方,其语录见于金地普通百姓墓葬中,可见临济一脉在民间应是很受欢迎。该句在流传过程中,“流水”被该做“绿水”,与“青山”相对;“只解”改作“只会”,与“何曾”相对,这种改变较之原句更显对仗工整,是在传播过程中人们有意加工的结果。

壁画墓中的诗文题记与墓主的性情志向有关,也是当时社会风尚的一种传达。如山西孝义梁家庄元墓录诗曰“鹤来松有客,云去石无衣,黄金浮世

在,白发故人希”,感叹世事倥偬,故人不在,有飘然出尘、遗世独立的意蕴。其二曰“终南山色里,独坐对天涯,有客问浮世,无言示□□”,同样表达了对“浮世”的厌倦和返归自然、物我为一的心境。前者为北宋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所作《炼丹岩留题》<sup>⑨</sup>。后者后两句见于宋磁州窑枕,为“有客问浮世,无言指落花”<sup>⑩</sup>。马致远杂剧《西华山陈抟高卧》中有相似句,曰:“有客相逢问浮世,无事登临叹落晖。危坐谈玄讲《道德》,静室焚香诵《秋水》。滴露研朱点《周易》,散诞逍遥不拘系。”说的是陈抟老祖不求名利,拒绝入朝受封,逍遥自在山水间,“一片闲心,已被白云留住”<sup>⑪</sup>。大同元墓冯道真墓墓主同样为道教徒,墓室绘画内容也为论道求仙等,但简报中对于西壁题诗断句、释字有误,应为“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该诗苏轼传为回道人所作题壁,东坡见之次其韵三首,皆为羡仙慕道之意<sup>⑫</sup>。这些都与元代道教极盛关系密切。其时,上行受阻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压力使人们更容易接受道教清虚无为、明哲保身的思想观念,加之元代统治者极力推崇,道教在此时大为发展,是为道教历史上的一次高峰。道教经籍语录或与道教有关的诗文著述也在此时大量刊印,广为流传,一些较为简明而富有深意的诗句为人们所熟悉,并题写于各个角落,言明书者心迹。

宋元时期墓室中的榜题与题记为此期墓葬和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榜题是了解壁画内容的直接线索,而壁画内容隐含着时人的思想观念,题记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是为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原始的民间文字材料,涉及当时的重要史实、历书、政策等等,包含着当时民间的丧葬观念和文化背景。

注释:

④ 秦大树:《宋代丧葬习俗的变革及其体现的社会意义》,《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⑤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山西长子县石哲金代壁画墓》,《文物》1985年第6期。

⑥ 郑州市博物馆:《荥阳司村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⑦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平陌宋代壁画墓》,《文物》1998年第12期。

⑧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

墓》,《文物》2006年第10期。

王勇刚:《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文物》2009年第7期。

敖汉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辽墓》,《考古》1984年第11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

吴玉贵:《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寄锦图”考》,《文物》2001年第3期;《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颂经图”略考》,《文物》1999年第2期。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⑪ 聊城地区博物馆:《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⑫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考古》2004年第9期。

⑬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8期。

⑭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

⑮ 王进先:《山西壶关下好宋墓》,《文物》2002年第5期。

⑯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山西长子县石哲金代壁画墓》,《文物》1985年第6期。

⑰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大同卧虎湾四座辽代壁画墓》,《考古》1963年第8期。

⑱ 王进先等:《山西长治安昌金墓》,《文物》1996年第5期。

⑲ 杨宝顺:《焦作金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79年第1期。

⑳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

㉑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㉒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元代壁画墓》,《考古》2009年第12期。

㉓ 王进先等:《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文物》2003年第3期。

㉔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金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

㉕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孝义下吐京和梁家庄金、元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㉖ 靳之林等:《陕西洛川土基镇发现北宋壁画墓》,《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㉗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等:《山西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㉘ 张先得等:《北京市密云县元代壁画墓》,《文物》

1984年第6期。

㉙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2008年山西汾阳东龙观宋金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2期。

㉚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郎茂山路元代家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㉛ 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㉜ 王银田等:《大同市西郊元墓发掘简报》,《文物世界》1995年第2期。

㉝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102号金墓》,《文物世界》1997年第3期。

㉞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第3期。

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文物》1959年第6期。

㊱ 杨富斗等:《金墓砖雕丛探》,《文物季刊》1997年第4期。

㊲ (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83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

㊳ 李浩楠:《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题记考释》,《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㊴ 徐苹芳:《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崇拜》,《文物》1996年第5期。

㊵、㊶ 袁泉:《从墓葬中的“茶酒题材”看元代丧葬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㊷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第14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㊸ (宋)苏轼:《苏轼诗集》卷十二,第588页,中华书局,1982年。

㊹ (宋)雪峰蕴闻:《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三),《禅宗全书·语录部七》(第42册),第25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㊺ (宋)佚名:《名贤集》,见韩锡铎主编:《蒙学集成》,第188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

㊻ (元)孔文卿:《地藏王证东窗事犯》,见张月中等主编:《全元曲》(下),第97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㊼ 李辉:《金朝临济宗源流考》,《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

㊽ (明)张宇初:《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七),见《道藏》(第32册),第388页,1988年。

㊾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第247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㊿ 傅丽英等:《马致远全集校注》,第108页,语文出版社,2002年。

① 毛德富等主编:《苏东坡全集》,第90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